

水滸金傳

顧廷龍題



〔明〕施耐庵著
羅貫中著
潘淵校點

水滸金傳

二

顧廷龍題



浙江文藝出版社

第十三回 急先鋒東郭爭功 青面獸北京鬪武

話說當時周謹、楊志兩個勒馬在於旗下，正欲出戰交鋒，只見兵馬都監聞達喝道：「且住！」自上廳來稟復梁中書道：「復恩相：論這兩個比試武藝，雖然未見本事高低，鎗刀本是無情之物，只宜殺賊剿寇。今日軍中自家比試，恐有傷損，輕則殘疾，重則致命，此乃於軍不利。可將兩根鎗去了鎗頭，各用氈片包裹，地下蘸了石灰，再各上馬，都與皂衫穿着。但是鎗桿廝搦，如白點多者，當輸。」梁中書道：「言之極當。」隨即傳令下去。

兩個領了言語，向這演武廳後去了鎗尖，都用氈片包了，縛成骨朵，身上各換了皂衫，各用鎗去石灰桶裏蘸了石灰，再各上馬，出到陣前。那周謹躍馬挺鎗，直取楊志，這楊志也拍戰馬，撚手中鎗，來戰周謹。兩個在陣前，來來往往，番番復復，攪做一團，扭做一塊，鞍上人鬪人，坐下馬鬪馬。兩個鬪了四五十合，看周謹時，恰似打翻了豆腐的，斑斑點點，約有三五十處，看楊志時，只有左肩牌下一點白。梁中書大喜，叫喚周瑾上廳，看了迹道：「前官參你做個軍中副牌，量你這般武藝，如何南征北討？怎生做得正請受的副牌？」教楊志替此人職役。管軍兵馬都監李成上廳稟復梁中書道：「周謹鎗法生疏，弓馬熟閑，不爭把他來逐了職事，恐怕慢了軍心。再教周謹與楊志比箭如何？」梁中書道：「言之極當。」再傳下將令來，叫楊志與周謹比箭。

兩個得了將令，都扎了鎗，各關了弓箭。楊志就弓袋內取出那張弓來，扣得端正，擎了

弓，跳上馬，跑到廳前，立在馬上，欠身稟復道：「恩相，弓箭發處，事不容情，恐有傷損，乞請鈞旨。」梁中書道：「武夫比試，何慮傷殘？但有本事，射死勿論。」楊志得令，回到陣前。李成傳下言語，叫兩個比箭好漢，各關與一面遮箭牌，防護身體。兩個各領遮箭防牌，綰在臂上。楊志說道：「你先射我三箭，後卻還你三箭。」周謹聽了，恨不得把楊志一箭射個透明！楊志終是個軍官出身，識破了他手段，全不把他爲事。怎見得兩個比箭：

這個曾向山中射虎，那個慣從風裏穿楊。穀滿處，兔狐喪命；箭發時，雕鶚魂傷。較藝術，當場比並；施手段，對衆掄揚。一個磨鞞解，實難抵當；一個閃身解，不可隄防。頃刻內要觀勝負，霎時間便見存亡。

當時將臺上早把青旗磨動，楊志拍馬望南邊去。周謹縱馬趕來，將繮繩搭在馬鞍轡上，左手拿着弓，右手搭上箭，拽得滿滿地，望楊志後心颼地一箭。楊志聽得背後弓弦響，霍地一閃，去鎧裏藏身，那枝箭早射個空。周謹見一箭射不着，卻早慌了，再去壺中急取第二枝箭來，搭上去，上弓弦，覷的楊志較親，望後心再射一箭。楊志聽得第二枝箭來，卻不去鎧裏藏身，那枝箭風也似來，楊志那時也取弓在手，用弓梢只一撥，那枝箭滴溜溜撥下草地裏去了。周謹見第二枝箭又射不着，心裏越慌。楊志的馬早跑到教場盡頭，霍地把馬一兜，那馬便轉身望正廳上走回來。周謹也把馬只一勒，那馬也跑回，就勢裏趕將來。去那綠茸茸芳草地上，八個馬蹄翻盞撒鉞相似，勃喇喇地風團兒也似般走。周謹再取第三枝箭，搭在弓弦上，扣得滿滿地，儘平生氣力，眼睜睜地看着楊志後心窩上只一箭射將來。楊志聽得弓弦響，扭回身，就鞍上把那

枝箭只一綽，綽在手裏，縱馬入演武廳前，撇下周謹的箭。

梁中書見了大喜，傳下號令，卻叫楊志也射周謹三箭。將臺上又把青旗磨動，周謹撇了弓箭，拿了防牌在手，拍馬望南而走。楊志在馬上把腰只一縱，略將腳一拍，那馬潑喇喇的便趕。楊志先把弓虛扯一扯。周謹在馬上聽得腦後弓弦響，扭轉身來，便把防牌來迎，卻早接個空。周謹尋思道：「那廝只會使鎗，不會射箭。等他第二枝箭再虛詐時，我便喝住了他，便算我贏了。」周謹的馬早到教場南盡頭，那馬便轉望演武廳來。楊志的馬見周謹馬跑轉來，那馬也便回身。楊志早去壺中掣出一枝箭來，搭在弓弦上，心裏想道：「射中他後心窩，必至傷了他性命。他和我又沒冤讎，洒家只射他不致命處便了。」左手如托太山，右手如抱嬰孩，弓開如滿月，箭去似流星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一箭正中周謹左肩。周謹措手不及，翻身落馬。那匹空馬直跑過演武廳背後去了。眾軍卒自去救那周謹去了。梁中書見了大喜，叫軍政司便呈文案來，教楊志截替了周謹職役。

楊志喜氣洋洋，下了馬，便向廳前來拜謝恩相，充其職役。正是：

得罪幽燕作配兵，當場比試死相爭。能將一箭穿楊手，奪得牌軍半職榮。

不想階下左邊轉上一個人來，叫道：「休要謝職，我和你兩個比試！」楊志看那人時，身材七尺以上長短，面圓耳大，唇闊口方，腮邊一部落腮鬚鬚，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，直到梁中書面前聲了喏，稟道：「周謹患病未痊，精神不在，因此誤輸與楊志。小將不才，願與楊志比試武藝：如若小將折半點便宜與楊志，休教截替周謹，便教楊志替了小將職役，雖死而不

怨。」梁中書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卻是大名府留守司正牌軍索超。爲是他性急，撮鹽入火，爲國家面上，只要爭氣，當先廝殺，以此人都叫他做急先鋒。李成聽得，便下將臺來，直到廳前稟復道：「相公，這楊志既是殿司制使，必然好武藝，須和周謹不是對手，正好與索正牌比試武藝，便見優劣。」梁中書聽了，心中想道：「我指望一力要擡舉楊志，衆將不伏。一發等他贏了索超，他們也死而無怨，卻無話說。」梁中書隨即喚楊志上廳，問道：「你與索超比試武藝如何？」楊志稟道：「恩相將令，安敢有違。」梁中書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去廳後換了裝束，好生披掛。」教甲仗庫隨行官吏取應用軍器給與，就叫：「牽我的戰馬借與楊志騎。小心在意，休覷得等閑。」楊志謝了，自去結束。卻說李成分付索超道：「你卻難比別人，周謹是你徒弟，先自輸了。你若有些疏失，喫他把大名府軍官都看得輕了。我有一匹慣曾上陣的戰馬，并一副披掛，都借與你，小心在意，休教折了銳氣。」索超謝了，也自去結束。

梁中書起身，走出階前來。從人移轉銀交椅，直到月臺欄干邊放下，梁中書坐定，左右祇候兩行，喚打傘的撐開，那把銀葫蘆頂茶褐羅三檐涼傘來，蓋定在梁中書背後。將臺上傳下將令，早把紅旗招動，兩邊金鼓齊鳴，發一通擂；去那教場中兩陣內，各放了個砲。砲響處，索超跑馬入陣內，藏在門旗下，楊志也從陣裏跑馬入軍中，直到門旗背後。將臺上又把黃旗招動，又發了一通擂，兩軍齊吶一聲喊，教場中誰敢做聲，靜蕩蕩的；再一聲鑼響，扯起淨平白旗，兩下衆官沒一個敢走動，胡言說話，靜靜地立着。將臺上又把青旗招動，只見第三通戰鼓響處，去那左邊陣內門旗下看看分開，鸞鈴響處，正牌軍索超出馬直到陣前，兜住馬，拿軍器在

手，果是英雄豪傑！但見：頭帶一頂熟鋼獅子盔，腦後斗大來一顆紅纓，身披一副鐵葉攢成鎧甲，腰繫一條鍍金獸面束帶，前後兩面青銅護心鏡，上籠着一領緋紅團花袍，上面垂兩條綠絨縷領帶，下穿一雙斜皮氣跨靴，左帶一張弓，右懸一壺箭，手裏橫着一柄金蘸斧，坐下李都監那匹慣戰能征雪白馬。看那馬時，又是一匹好馬。但見：

色按庚辛，彷彿南山白額虎，毛堆膩粉，如同北海玉麒麟。衝得陣，跳得溪，喜戰鼓，性如君子，負得重，走得遠，慣嘶風，必是龍媒。勝如伍相梨花馬，賽過秦王白玉駒。

左陣上急先鋒索超兜住馬，掙着金蘸斧，立馬在陣前。右邊陣內，門旗下看看分開，鸞鈴響處，楊志提手中鎗出馬，直至陣前，勒住馬，橫着鎗在手，果是勇猛！但見：頭戴一頂鋪霜耀日鑲鐵盔，上撒着一把青纓，身穿一副鈎嵌梅花榆葉甲，繫一條紅絨打就勒甲縷，前後獸面掩心，上籠着一領白羅生色花袍，垂着條紫絨飛帶，腳登一雙黃皮襯底靴，一張皮靶弓，數根鑿子箭，手中挺着渾鐵點鋼鎗，騎的是梁中書那匹火塊赤千里嘶風馬。看那馬時，又是匹無敵的好馬。但見：

鬚分火焰，尾擺朝霞，渾身亂掃胭脂，兩耳對攢紅葉。侵晨臨紫塞，馬蹄迸四點寒星，日暮轉沙堤，就地滾一團火塊。休言南極神駒，真乃壽亭赤兔。

右陣上青面獸楊志撚手中鎗，勒坐下馬，立於陣前。兩邊軍將暗暗地喝采，雖不知武藝如何，先見威風出衆。

正南上旗牌官拿着銷金令字旗，驟馬而來，喝道：「奉相公鈞旨，教你兩個俱各用心，如

有虧誤處，定行責罰，若是贏時，多有重賞。」二人得令，縱馬出陣，都到教場中心，兩馬相交，二般兵器並舉。索超忿怒，輪手中大斧，拍馬來戰楊志；楊志逞威，撚手中神鎗，來迎索超。兩個在教場中間，將臺前面，二將相交，各賭平生本事。一來一往，一去一回，四條臂膊縱橫，八隻馬蹄撩亂。但見：

旌旗蔽日，殺氣遮天。一個金蘸斧直奔頂門，一個渾鐵鎗不離心坎。這個是扶持社稷，毘沙門，托塔李天王；那個是整頓江山掌金闕，天蓬大元帥。一個鎗尖上吐一條火焰，一個斧刃中迸幾道寒光。那個是七國中袁達重生，這個是三分內張飛出世。一個是巨靈神忿怒，揮大斧劈碎山根；一個如華光藏生嗔，仗金鎗搥開地府。這個圓彪彪睜開雙眼，眈眈查查斜砍斧頭來。那個必剝剝咬碎牙關，火焰焰搖得鎗桿斷。各人窺破綻，那放半些閑。

兩個鬪到五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月臺上梁中書看得呆了，兩邊眾軍官看了，喝采不迭；陣面上軍士們遞相廝覷道：「我們做了許多年軍，也曾出了幾遭征，何曾見這等一對好漢廝殺！」李成、聞達在將臺上，不住聲叫道：「好鬪！」聞達心上只恐兩個內傷了一個，慌忙招呼旗牌官，拿着令字旗與他分了。將臺上忽的一聲鑼響，楊志和索超鬪到是處，各自要爭功，那裏肯回馬。旗牌官飛來叫道：「兩個好漢歇了，相公有令。」楊志、索超方纔收了手中軍器，勒坐下馬，各跑回本陣來，立馬在旗下，看那梁中書，只等將令。

李成、聞達下將臺來，直到月臺下，稟覆梁中書道：「相公，據這兩個武藝，一般皆可重

用。」梁中書大喜，傳下將令，喚楊志、索超。牌旗中傳令，喚兩個到廳前，都下了馬，小校接了二人的軍器，兩個都上廳來，躬身聽令。梁中書叫取兩錠白銀、兩副表裏，來賞賜二人，就叫軍政司將兩個都陞做管軍提轄使，便叫貼了文案，從今日便參了他兩個。索超、楊志都拜謝了梁中書，將着賞賜下廳來，解了鎗刀弓箭，卸了頭盔衣甲，換了衣裳。索超也自去了披掛，換了錦襖，都上廳來，再拜謝了衆軍官。梁中書叫索超、楊志兩個也見了禮，人班做了提轄。衆軍卒便打着得勝鼓，把着那金鼓旗先散。梁中書和大小軍官，都在演武廳上筵宴。看看紅日沉西，筵席已罷，梁中書上了馬，衆官員都送歸府。馬頭前擺着這兩個新參的提轄，上下肩都騎着馬，頭上亦都帶着紅花，迎入東郭門來。兩邊街道扶老攜幼，都看了歡喜。梁中書在馬上問道：「你那百姓，歡喜爲何？」衆老人都跪了稟道：「老漢等生在北京，長在大名府，不曾見今日這等兩個好漢將軍比試。今日教場中看了這般敵手，如何不歡喜？」梁中書在馬上聽了大喜，回到府中，衆官各自散了。索超自有一班弟兄請去作慶飲酒，楊志新來，未有相識，自去梁府宿歇，早晚慇懃聽候使喚，都不在話下。

且把這閑話丟過，只說正話。自東郭演武之後，梁中書十分愛惜楊志，早晚與他並不相離，月中又有一分請受，自漸漸地有人來結識他。那索超見了楊志手段高强，心中也自欽伏。不覺光陰迅速，又早春盡夏來，時逢端午，蕤賓節至，梁中書與蔡夫人在後堂家宴，慶賀端陽。但見：

盆栽綠艾，瓶插紅榴。水晶簾捲蝦鬚，錦綉屏開孔雀。菖蒲切玉，佳人笑捧紫霞杯；角

黍堆銀，美女高擎青玉案。食烹異品，果獻時新。葵扇風中，奏一派聲清韵美，荷衣香裏，出百般舞態嬌姿。

當日梁中書正在後堂與蔡夫人家宴，慶賞端陽。酒至數杯，食供兩套，只見蔡夫人道：「相公自從出身，今日爲一統帥，掌握國家重任，這功名富貴從何而來？」梁中書道：「世傑自幼讀書，頗知經史，人非草木，豈不知泰山之恩？提攜之力，感激不盡！」蔡夫人道：「丈夫既知我父親恩德，如何忘了他生辰？」梁中書道：「下官如何不記得？泰山是六月十五日生辰，已使人將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，送上京師慶壽。一月之前，幹人都關領去了。見今九分齊備，數日之間，也待打點停當，差人起程。只是一件，在此躊躇：上年收買了許多玩器并金珠寶貝，使人送去，不到半路，盡被賊人劫了，枉費了這一遭財物，至今嚴捕賊人不獲。今年叫誰人去好？」蔡夫人道：「帳前見有許多軍校，你選擇知心腹的人去便了。」梁中書道：「尚有四五十日，早晚催併禮物完足，那時選擇去人未遲。夫人不必掛心，世傑自有理會。」當日家宴，午牌至二更方散，自此不在話下。

不說梁中書收買禮物玩器，選人上京去慶賀蔡太師生辰。且說山東濟州鄆城縣新到任一個知縣，姓時，名文彬，此人爲官清正，作事廉明，每懷惻隱之心，常有仁慈之念。爭田奪地，辨曲直而後施行；閑毆相爭，分輕重方纔決斷。閑暇時撫琴會客，忙迫裏飛筆判詞。名爲縣之宰官，實乃民之父母。當日知縣時文彬陞廳公座，左右兩邊排着公吏人等。知縣隨即叫喚尉司捕盜官員并兩個巡捕都頭。本縣尉司管下有兩個都頭：一個喚做步兵都頭，一個喚

做馬兵都頭。這馬兵都頭，管着二十四匹坐馬弓手，二十個土兵；那步兵都頭，管着二十個使鎗的頭目，二十個土兵。這馬兵都頭姓朱，名仝，身長八尺四五，有一部虎鬚髯，長一尺五寸，面如重棗，目若朗星，似關雲長模樣，滿縣人都稱他做美髯公。原是本地富戶，只因他仗義疏財，結識江湖上好漢，學得一身好武藝。怎見的朱仝氣象，但見：

義膽忠肝豪傑，胸中武藝精通，超群出衆果英雄。彎弓能射虎，提劍可誅龍。一表堂堂神鬼怕，形容凜凜威風，面如重棗色通紅。雲長重出世，人號美髯公。

那步兵都頭姓雷，名橫，身長七尺五寸，紫棠色面皮，有一部扇圈鬚鬚，爲他膂力過人，跳二三丈闊澗，滿縣人都稱他做插翅虎。原是本縣打鐵匠人出身，後來開張碓房，殺牛放賭，雖然仗義，只有些心地匾窄，也學得一身好武藝。怎見得雷橫的氣象，但見：

天上罡星臨世上，就中一個偏能，都頭好漢是雷橫。拽拳神臂健，飛腳電光生。江海英雄推武勇，跳牆過澗身輕，英雄誰敢與相爭！山東插翅虎，寰海盡聞名。

那朱仝、雷橫兩個，專管擒拿賊盜。當日知縣呼喚兩個上廳來，聲了喏，取台旨。知縣道：「我自到任以來，聞知本府濟州管下所屬水鄉梁山泊，賊盜聚衆打劫，拒敵官軍，亦恐各處鄉村盜賊猖狂，小人甚多。今喚你等兩個，休辭辛苦，與我將帶本管土兵人等，一個出西門，一個出東門，分投巡捕。若有賊人，隨即剿獲申解，不可擾動鄉民。體知東溪村山上有株大紅葉樹，別處皆無，你們衆人采幾片來縣裏呈納，方表你們曾巡到那裏。若無紅葉，便是汝等虛妄，定行責罰不恕。」兩個都頭領了台旨，各自回歸，點了本管土兵，分投自去巡察。

不說朱仝引人出西門自去巡捕，只說雷橫當晚引了二十個土兵出東門，繞村巡察，遍地裏走了一遭，回來到東溪村山上，衆人採了那紅葉，就下村來。行不到三二里，早到靈官廟前，見殿門不關，雷橫道：「這殿裏又沒有廟祝，殿門不關，莫不有歹人在裏面麼？我們直入去看一看。」衆人拿着火，一齊照將人來，只見供桌上赤條條地睡着一個大漢。天道又熱，那漢子把些破衣裳團做一塊作枕頭，枕在項下，齣齣的沉睡着了在供桌上。雷橫看了道：「好怪，好怪！知縣相公忒神明，原來這東溪村真個有賊！」大喝一聲，那漢卻待要掙扎，被二十個土兵一齊向前，把那漢子一條索綁了，押出廟門，投一個保正莊上來。不是投那個去處，有分教：東溪村裏，聚三四籌好漢英雄；鄆城縣中，尋十萬貫金珠寶貝。正是天上罡星來聚會，人間地煞得相逢。畢竟雷橫拿住那漢，投解甚處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赤髮鬼醉卧靈官殿 晁天王認義東溪村

話說當時雷橫來到靈官殿上，見了這條大漢睡在供桌上，衆土兵向前，把條索子綁了，捉離靈官殿來。天色卻早，是五更時分。雷橫道：「我們且押這廝去晁保正莊上，討些點心喫了，卻解去縣裏取問。」一行衆人卻都奔這保正莊上來。

原來那東溪村保正姓晁，名蓋，祖是本縣本鄉富戶，平生仗義疏財，專愛結識天下好漢，但有人來投奔他的，不論好歹，便留在莊上住，若要去時，又將銀兩資助他起身。最愛刺槍使棒，亦自身強力壯，不娶妻室，終日只是打熬筋骨。鄆城縣管下東門外有兩個村坊：一個東溪村，一個西溪村，只隔着一條大溪。當初這西溪村常常有鬼，白日迷人下水在溪裏，無可奈何。忽一日，有個僧人經過，村中人備細說知此事。僧人指個去處，教用青石鑿個寶塔，放於所在，鎮住溪邊。其時西溪村的鬼，都趕過東溪村來。那時晁蓋得知了，大怒，從這裏走將過去，把青石寶塔獨自奪了，過來東溪村放下，因此人皆稱他做托塔天王。晁蓋獨霸在那村坊，江湖都聞他名字。

卻早雷橫并土兵押着那漢來到莊前敲門，莊裏莊客聞知，報與保正。此時晁蓋未起，聽得報是雷都頭到來，慌忙叫開門。莊客開得莊門，衆土兵先把那漢子吊在門房裏，雷橫自引了十數個爲頭的人到草堂上坐下。晁蓋起來接待，動問道：「都頭有甚公幹到這裏？」雷橫答道：「奉知縣相公鈞旨：着我與朱仝兩個引了部下土兵，分投下鄉村各處巡捕賊盜，因走

得力乏，欲得少歇，逕投貴莊暫息，有驚保安寢。」晁蓋道：「這個何妨！」一面叫莊客安排酒食管待，先把湯來喫。晁蓋動問道：「敝村曾拿得個把小賊麼？」雷橫道：「卻纔前面靈官殿上，有個大漢睡着在那裏，我看那廝不是良善君子，以定是醉了，就便睡着。我們把索子縛了，本待便解去縣裏見官，一者忒早些，二者也要教保正知道，恐日後父母官問時，保正也好答應，見今吊在貴莊門房裏。」晁蓋聽了，記在心，稱謝道：「多虧都頭見報。」少刻，莊客捧出盤饌酒食，晁蓋喝道：「此間不好說話，不如去後廳軒下少坐。」便叫莊客裏面點起燈燭，請都頭到裏面酌杯。晁蓋坐了主位，雷橫坐了客席。兩個坐定，莊客鋪下果品、按酒、菜蔬、盤饌。莊客一面篩酒，晁蓋又叫買酒與土兵衆人喫。莊客請衆人都引去廊下客位裏管待，大盤酒肉只管叫衆人喫。晁蓋一頭相待雷橫喫酒，一面自肚裏尋思：「村中有甚小賊喫他拿了？我且自去看是誰。」相陪喫了五七杯酒，便叫家裏一個主管出來：「陪奉都頭坐一坐，我去淨了手便來。」

那主管陪侍着雷橫喫酒，晁蓋卻去裏面拿了個燈籠，逕來門樓下看時，土兵都去喫酒，沒一個在外面。晁蓋便問看門的莊客：「都頭拿的賊吊在那裏？」莊客道：「在門房裏關着。」晁蓋去推開門，打一看時，只見高高吊起那漢子在裏面，露出一身黑肉，下面抓扎起兩條黑魍魎毛腿，赤着一雙腳。晁蓋把燈照那人臉時，紫黑闊臉，鬚邊一搭朱砂記，上面生一片黑黃毛。晁蓋便問道：「漢子，你是那裏人？我村中不曾見有你。」那漢道：「小人是遠鄉客人，來這裏投奔一個人，卻把我來拿做賊，我須有分辨處。」晁蓋道：「你來我這村中投奔

誰？「那漢道：『我來這村中投奔一個好漢。』」晁蓋道：「那好漢叫做甚麼？」那漢道：「他喚做晁保正。」晁蓋道：「你卻尋他有甚勾當？」那漢道：「他是天下聞名的義士好漢。如今我有一套富貴要與他說知，因此而來。」晁蓋道：「你且住，只我便是晁保正，卻要我救你，你只認我做娘舅之親。少刻，我送雷都頭那人出來時，你便叫我做阿舅，我便認你做外甥，只說四五歲離了這裏，今番來尋阿舅，因此不認得。」那漢道：「若得如此救護，深感厚恩，義士提攜則個！」正是：

黑甜一枕古祠中，被獲高懸草舍東。百萬贓私天不佑，解圍晁蓋有奇功。

當時晁蓋提了燈籠，自出房來，仍舊把門拽上，急入後廳來見雷橫，說道：「甚是慢客。」雷橫道：「多多相擾，理甚不當。」兩個又喫了數杯酒，只見窗子外射入天光來，雷橫道：「東方動了，小人告退，好去縣中畫卯。」晁蓋道：「都頭官身，不敢久留；若再到敝村公幹，千萬來走一遭。」雷橫道：「卻得再來拜望，不須保正分付。請保正免送。」晁蓋道：「卻罷，也送到莊門口。」兩個同走出來。那夥土兵衆人都得了酒食，喫得飽了，各自拿了鎗棒，便去門房裏解了那漢，背剪縛着帶出門外。晁蓋見了，說道：「好條大漢！」雷橫道：「這廝便是靈官廟裏捉的賊。」說猶未了，只見那漢叫一聲：「阿舅，救我則個！」晁蓋假意看他一看，喝問道：「兀的這廝不是王小三麼？」那漢道：「我便是，阿舅救我！」衆人喫了一驚。雷橫便問晁蓋道：「這人是誰？如何卻認得保正？」晁蓋道：「原來是我外甥王小三。這廝如何在廟裏歇？乃是家姐的孩兒，從小在這裏過活，四五歲時隨家姐夫和家姐上南京去住，一去了十數

年。這廝十四五歲又來走了一遭，跟個本京客人來這裏販賣，向後再不曾見面。多聽得人說這廝不成器，如何卻在這裏？小可本也認他不得，爲他鬻邊有這一塔硃砂記，因此影影認得。」晁蓋喝道：「小三，你如何不逕來見我，卻去村中做賊？」那漢叫道：「阿舅，我不曾做賊。」晁蓋喝道：「你既不做賊，如何拿你在這裏？」奪過土兵手裏棍棒，劈頭劈臉便打。雷橫并衆人勸道：「且不要打，聽他說。」那漢道：「阿舅息怒，且聽我說：自從十四五歲時來走了這遭，如今不是十年了？昨夜路上多喫了一杯酒，不敢來見阿舅，權去廟裏睡得醒了，卻來尋阿舅，不想被他們不問事由，將我拿了。卻不曾做賊。」晁蓋拿起棍來又要打，口裏罵道：「畜生！你卻不逕來見我，且在路上貪噉這口黃湯！我家中沒得與你喫？辱沒殺人！」雷橫勸道：「保正息怒，你令甥本不曾做賊，我們見他偌大一條大漢在廟裏睡得蹺蹊，亦且面生，又不認得，因此設疑，捉了他來這裏。若早知是保正的令甥，定不拿他。」喚土兵：「快解了綁縛的索子，放還保正！」衆土兵登時放了那漢。雷橫道：「保正休怪，早知是令甥，不致如此，甚是得罪。小人們回去。」晁蓋道：「都頭且住，請入小莊，再有話說。」

雷橫放了那漢，一齊再入草堂裏來。晁蓋取出十兩花銀送與雷橫，說道：「都頭休嫌輕微，望賜笑留。」雷橫道：「不當如此。」晁蓋道：「若是不肯收受時，便是怪小人。」雷橫道：「既是保正厚意，權且收受，改日卻得報答。」晁蓋叫那漢拜謝了雷橫，晁蓋又取些銀兩賞了衆土兵，再送出莊門外。雷橫相別了，引着土兵自去。

晁蓋卻同那漢到後軒下，取幾件衣裳，與他換了，取頂頭巾與他戴了，便問那漢姓甚名

誰，何處人氏。那漢道：「小人姓劉，名唐，祖貫東潞州人氏，因這鬢邊有這塔硃砂記，人都喚小人做赤髮鬼，特地送一套富貴來與保正哥哥。昨夜晚了，因醉倒廟裏，不想被這廝們捉住，綁縛了來，正是：「有緣千里來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」今日幸得在此，哥哥坐定，受劉唐四拜。」拜罷，晁蓋道：「你且說送一套富貴與我，見在何處？」劉唐道：「小人自幼飄蕩江湖，多走途路，專好結識好漢，往往多聞哥哥大名，不期有緣得遇。曾見山東、河北做私商的，多曾來投奔哥哥，因此劉唐敢說這話。這裏別無外人，方可傾心吐膽，對哥哥說。」晁蓋道：「這裏都是我心腹人，但說不妨。」劉唐道：「小弟打聽得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、寶貝、玩器等物，送上東京，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。去年也曾送十萬貫金珠寶貝，來到半路裏，不知被誰人打劫了，至今也無捉處；今年又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，早晚安排起程，要趕這六月十五日生辰。小弟想此一套是不義之財，取之何礙！便可商議個道理去半路上取了，天理知之，也不爲罪。聞知哥哥大名，是個真男子，武藝過人。小弟不才，頗也學得本事，休道三五個漢子，便是一二千軍馬隊中，拿條鎗，也不懼他。倘蒙哥哥不棄時，獻此一套富貴，不知哥哥心內如何？」晁蓋道：「壯哉！且再計較。你既來這裏，想你喫了些艱辛，且去客房裏將息少歇，待我從長商議，來日說話。」晁蓋叫莊客引劉唐廊下客房裏歇息。莊客引到房中，也自去幹事了。

且說劉唐在房裏尋思道：「我着甚來由，苦惱這遭！多虧晁蓋完成，解脫了這件事。只叵耐雷橫那廝平白騙了晁保正十兩銀子，又吊我一夜。想那廝去未遠，我不如拿了條棒趕上